

閩都別記

第拾壹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一目錄

里人何求纂

- | | | |
|---------|----------|----------|
| 第一百九十一回 | 見姑疾雲程獻玉佩 | 哀女嫁蔡珍歌洞庭 |
| 第一百九十二回 | 說往事麻姑不藏拙 | 將行家麗容仍談諧 |
| 第一百九十三回 | 獨我異偷桃進金陵 | 李恆義唱戲辱使者 |
| 第一百九十四回 | 都兵沒陣七軍攻郭 | 女軍衝鋒二億解圍 |
| 第一百九十五回 | 鐵連環囑造兩人棺 | 陳大妹遵營三友墓 |
| 第一百九十六回 | 代表忠惻尙虞哭奠 | 潛身看戲周林傷情 |
| 第一百九十七回 | 演舊事鹿韭造怪人 | 顯神力麻姑舉鋼水 |
| 第一百九十八回 | 懷節義二女爭夫婿 | 肆謔浪三友鬧新門 |
| 第一百九十九回 | 施毒計洞房付祝融 | 遊天表他鄉逢故國 |
| 第二百回 | 艷冰逃官投莊遇怪 | 義畜報主唱歌救人 |
| 第又二百回 | 公孫叟甚奇百忍耐 | 皇甫老更異一迴思 |
| 第二百零一回 | 救學士要招東床婿 | 遇少年誘結後庭花 |
| 第二百零二回 | 艷冰解孝狐一家劫 | 芳洲說全人七寶因 |
| 第二百零三回 | 救同類女辨族善惡 | 飲調和酒試狐貞淫 |
| 第二百零四回 | 人狐赴約此替彼代 | 兄妹講令拔眼扯肢 |
| 第二百零五回 | 不服輸誼兄妹醉死 | 卽復活狐男婦完親 |
| 第二百零六回 | 謁崑崙賜號金玉光 | 尋艷冰雲程赴沙漠 |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一

里人何求纂

第一百九十一回 見姑疾雲程獻玉佩 哀女嫁蔡珍歌洞庭

却說吳雲程先至劍浦時南唐既取延平卸甲安民地方安靜順人冷家冷固出迎因數年未見各訴別後遭際苦情言及冷杏前被妖攝去已帶回在梅江曾與劉吉士結離之情由一家不勝悲喜雲程即欲行却被前教之大鵬軍諸徒硬留住適冷應貂遺腹十月已足產下一男名遺玉至三日湯餅會抱出皆美品貌清秀似父應貂即抱進房內呱呱之聲不息李氏同阿柑入視誰知應貂將遺玉臉上排七粒艾丸一齊點火灸之待二氏至時七艾火已盡遺玉臉上現出七粒艾痕排如北斗之星二氏大駭諸親皆說非之應貂泣曰彼祖父皆因品貌洩生具不得其死今彼貌又如是我前車可鑒彼父親再生乞作盤茶了教他今生即作庶幾可保善終衆聞此言讚之不已雲程在坐問知乃父因由亦爲駭異代爲小名改作別祖即取一粒夜光珠贈與釘帽雲程再留不住謂冷固曰如福州兵解令千金自去梅江帶回魏家之婚待弟來送迎囑了遂行應貂滿月後抱別祖登山送二樞歸土矣此且按下先說杭州周家艷冰爲內殿學士奉命至開封東封進表數日無歸青娘老夫人因失一姪二孫已朝夕思念生悲又子奉差不返肝火迫上兩瞳目昏不見物啓文老尙書亦因此情暗觸在心致得偏枯之症臥床不起養仙生有一男名新禧甫週歲同瑤琴殷勤奉伺翁姑日夜不懈那日皆在房中進湯藥忽報雲程回來真如天上吊下雲程進房見一病一瞽驚訝近前磕頭吳夫人將雲程抱住大哭曰吾以汝已死何從而回也雲程亦泣曰姑爺姑娘因甚遭此景况姊夫在何處老夫人曰只爲自悲命蹇失去長孫又沒次孫吾姪一去無踪汝姐夫亦奉差不返吳家盡沒我將就木亦何顏見汝公婆因此日夜悲苦汝姑丈得偏枯之病難於離床吾雙目不明皆作廢人了今幸吾姪回來何喜如之雲程曰此皆姪兒之不肖歸遲以致二位大人鬱恨成疾今且寬恕不肖報知姑娘人失去都尋着了說出必轉悲來爲喜茲先奉

上寄回之寶貝卽於懷中取出二玉佩分遞啓文青娘曰此乃周拱二叔月英二嬸寄回此二佩與姑爺姑娘說再筆二十年後來邀同入仙籍周啓文聞了喜甚惟一手能動接過玉佩看刻有周拱二字背有影定視之恰如周拱形模把玩間覺精神清爽其病若失床上能翻身爬起吳青娘亦接了玉佩兩手來模忽兩眼自開見佩內王月英三字又見有人影迫宵月英便叫曰嬸嬸汝亦回來看我瑤琴同賽仙二位夫人不勝歡異問此是何寶能愈瞽疾之速也雲程曰此扶極太母贈與叔嬸二仙二仙將原神脫寄其間代他回來看姑丈與姑誰知特來愈病也奴若無此寶貝安能有命回來耶共問因由雲程將離家至閩說起直說到梅江止中間所會過之親故姓名聯姻根由歷過海外諸番大略說了一遍一家聞之不勝欣喜所失去俱在啓文曰奇哉昔張博望尚未歷此多處也又問曰那新月之妻可是三入閩王宮之林慶雲乎其父可是計討朱連二篡逆之林仁翰乎雲程答是啓文曰不忝耶青娘亦問曰中秋日報不平打死搶奪人家子女之替身僧就是吾姪麼雲程答是青娘曰打死禿驢不錯瑤琴亦問曰那高蓋山救吾弟之性命曾與結姻鐵麻姑後改名魏海市散朱連之子弟兵可是當初我家難至暗遣通信抱走吾弟並救姐夫之王指揮親女孫麼雲程答言不錯瑤琴曰既是他其親事切不可忘瑤仙亦問曰那暮夜却金辭色欽賜狀元隨招爲附馬之艾紹武就是我家失去之新月姪兒麼雲程曰此數事此處從何而知青娘曰皆有邊報怎的不知前林秀參來說吾姪殺渠家及毀王墓已殘忍了又殺衆尼更殘忍極甚今可戒之今與王指揮之女孫聯姻欣幸甚矣待爲姑回去卽與汝作主迎娶二老疾病既愈又得此喜信隨買三牲五鼎報祭吳周之祖先雲程欲請備簪回鄉啓文曰愚思久矣今孫曹已在鄉土歸心愈切惟故國未歸實在尚未得甯人皆避去我何獨回况汝姊夫朝命未回不告難行俟狼烟息朝命歸纔得回故土雲程曰如此未得就歸那二位表姪同二位姪婦寄頓梅江誠恐有不測喜變爲悲俯容不肖先去保護其姑爺姑娘遲早再回以爲兩妥麼啓文將允青娘便喝曰誰容汝再去那兩禽獸皆有室家便不顧父母公婆還憂他作甚今生死由他有汝來便萬幸了待搬簪一同回去若要先去斷斷

不能雲程不敢再言崑等艷冰回來再與商議身邊帶有數粒大珠獻姑娘只在左右不敢離矣此且不表今再說梅江蔡家寄寓仁翰等因干戈四起俱不敢還故里惟麻姑扮作漁婦撐小舟來往那女國拏來一鏡一女養至甚馴亦通華語皆穿衣履鞋襪服役遣使捷逾於人麻姑帶來帶去便能暫附渡船自去自回迅速至極皆愛惜之即將猿名猥猥女名獼姐日令操作夜仍同寢亦得其所至於過歲仲春兵未解地方不定麻姑來潛帶冷杏至十四門橋魏家兩老甚喜遂留住惟仁翰新月新春慶雲在梅江俟雲程回頃再議忽報靈虛冰人信天翁至蔡珍父子出迎入說上己日乃吉期三太子坐采船來資雁幣來親迎見着仁翰查問誼駙馬宮主何在新月答一去覓姑娘一歸甯母家仁翰因其提起便問曰曾聞說靈虛卽是龍宮有是事乎天翁曰有是事小漁在當時卽欲言知三太子戒且漫說待後來說知如卽言恐生疑懼故未卽言今先生何從而知耶仁翰曰別後至絕影國中取水會諸鄉老故說知之天翁曰惟此國知外皆不知也蔡珍曰龍宮海藏與人世隔絕骨肉難重會矣天翁曰誼駙馬公主到與人間無異自有歸甯之期不須掛慮留款三天翁談至投合自言非人不諱再留不住仍駕小舟而去吉期在邇遣猥猥請至麻姑代辦粧奩懸燈結綵鼓樂堂上設宴閩俗爲試粧酒無別親惟目家男女皆親熱不避席共設一處酒至半酣蔡珍中情哀傷做洞庭繁樂而歌曰

家門顛沛兮 慘盜之災 掠弱女兮 邊海之隈 日夕哀痛兮 腸頻九回 夜夜涕泣兮 淚滴心灰 感高誼兮 生救回 難允留兮 當配哉 喜已盡兮 悲又來

蔡珍歌罷麗容亦歌曰

身沒外番兮 俗異風殊 慘遭凌迫兮 十死無蘇 寄恨胡笳兮 腸斷心枯 幸遇知音兮 救還

故都 會雙親兮 樂何如 報崑崙兮 未些須 又別離兮 淚沾濡

麗容歌罷友蘭亦歌曰

恨殺妖孽兮 何獨之仇 劫姐掠妹兮 並伐妻儔 蒙諸義俠兮 海外搜求 攜帶歸來兮 再造

之秋 滅盜魁兮 雪恐尤 今骨肉兮 散復收 使啣結兮 報弗周

友蘭歌罷起各奉觴林仁翰亦歌曰

瀛海飄蓬兮 流落殊番 聞奏胡笳兮 悉子之冤 因倩蜩崙兮 盜出重垣 天教團聚兮 同返

故園 人遂願兮 分嫁男婚 冰清玉潔兮 託龍門 黍稷末兮 進金罇

仁翰歌罷新月亦歌曰

渤泥異國兮 浩渺遐荒 有美人兮 禁錮淒涼 香消粉腿兮 怨託宮商 聞之感慨兮 盜出汪

洋 遂盤桓兮 琴瑟笙簧 同歷險兮 返故鄉 各分途兮 淚兩行

新月歌罷慶雲亦歌曰

海闊天空兮 一葦任飄 風抵異國兮 盜出紅綃 攀龍附鳳兮 美笛吹簫 尋弟覓妹兮 括海

窮霄 橫災至兮 陷猿妖 感救拔兮 報瓊瑤 效于飛矣 琴瑟調

慶雲歌罷鐵麻姑亦拍案歌曰

不遭逆濤兮 安到渤泥 不是知音兮 安識美人 愜意綢繆兮 雅情新 夫婿惟假兮 姊妹皆

真 羨龍攀兮 出風塵 愧瓠繁兮 不得伸 重會晤兮 有何因

鐵麻姑歌罷王氏方氏正在思索將和之慶雲笑曰世間諸事都能假借惟夫妻有別獨假不得今聞表孀娘

歌夫婿惟假何也麗容亦曰更有那老大閨女語瓠繁而不伸亦云何也麻姑乃一時情出於衷不覺歌出却

被二女識破難以掩飾便答曰列位不知奴家真是未出嫁之閨女耶麗容曰既未嫁吳公子是何人耶麻姑

曰卽所歌非真也慶雲曰獨此無假的只有私便拘盡梅江之水亦難洗清矣王氏曰此乃魏小姐說笑話聽

之作甚麗容曰大約說笑話若是果假的不成歷險聘香仙假男童矣必是借詞來調恐姊應該赴地府殉番

王不合往海藏配龍子重婚改嫁有污名節愚姊不去了免被人嘲笑麻姑聞此言卽答曰姊姊錯怪人冰人

還是愚姊爲的有敢反嘲之理姊之夫婿乃以報德妹之夫婿恩怨分明二人事情異並無半點擣鬼慶雲曰不是擣鬼必有情節其實婦婆與叔公在何處相會借來作名色有甚恩怨之處祈說明以解疑抱亦免蔡姊姊以是說嘲他連時打退堂鼓也麻姑曰是奴家歌中招惹出來今須說纔洗得清若持起奴的恩怨話長中間吳公子曾與姻翁狀元公主會遇之事已盡知之何毋庸說其餘從頭說出莫厭繁否麗容曰中間只有三位知之愚姊還未知須要說出若存頭露尾不如無說還好慶雲曰事無不可對人言即管說之再不敢說怪繁左席仁翰同新月等亦答連席皆屬一家之人盡說無妨麻姑先向三人告了罪然後說出正是洞庭歌罷杯重舉恩恐談來話更長請看下文分說

第一百九十二回 說往事麻姑不藏拙 將行嫁麗容仍詼諧

却說鐵麻姑與仁翰新月慶雲告了罪即言曰奴家本姓王幼時黑甚故號爲鐵麻姑祖父王仁達乃閩王璘駕前之都指揮使以擒王延湊之功爲當道忘後與南唐戰敗譴以謀叛被害先父單名淳曾爲軍衛臂力過人踰牆得免奴家三歲失母常在舅家舅氏教文練武至新王聘位易名姓南寧開杉木行代客發貨奴時十四帮理行務適閩王建白龍林洋寺三清道院集耿爲欽工使起木料價皆短發向領激則行威嚇客賬難延盡將產變抵仍不敷無奈將奴賣與高蓋山洪承訓家爲婢身價繳還客賬先父因此氣鬱未幾亡過奴家日夜痛恨祖父不共戴天之仇未報夙夜興悲無所爲計適公子乃家主洪承訓之甥有萬夫不當之勇升高飛越之能亦與前王有仇遁跡江淮因省祖墳到閩探螺江故舊林秀參詎知林氏被渠耿勒當建寺院之總匠被害人亡家破猶係囹圄吳公子入監訪知遂踰牆殺渠耿一家十六口又殺白雲菴仇家女尼十二衆又毀高蓋山王璘之墳墓諸恨既雪又入監盜出林秀參同往江南至於浙界因忘探舅氏復回頭來福州經過劍浦代鄉村除虎滅寇遇着狀元七歲時被人拐賣該處艾家爲螟蛉適水災却被吳公子偷帶上木排因打鴉

落水狀元抱木排漂流時公主自小時男粧同姻舅在雙髻峯攻書水驟至父子被水冲散公主遇着狀元遂結金蘭被守元天師救帶寶皇宮掌書記吳公子落水上島尋不着狀元救起林姻翁遂在於唐舉山伐各鄉除寇至水退吳公子始回高蓋山舅家洪承訓乃公子之族舅留住得病三個月方愈中秋進城看塔那狀元同公主同在寶皇宮王昶來宮出對得見帶進內庭乘機放火二人被兵冲散狀元遇林姻翁誼爲父子公主投在臺江爲漁家子被替僧看見奪去爲隨伴公主喊救半途遇着吳公子打死替僧公主被王義留住那王義乃公主在寶皇宮放出王昶所囚之皇叔此時業已襲位於是說出真情換作女粧作淑惠公主吳公子被禁於獄越出回高蓋山中秋夜已三更公子言詞不隱將本日報不平並殺死尼姑並渠家毀王墓盡行說出那時奴家在後房潛聽不勝欣慰祖父之仇吳公子代報之暗感於心檢身護衛不避嫌疑自此始也那吳公子因用力過度風入筋血臥床不起主母齊氏與狡僕私通欲毒死主人以砒霜包粽奴偵知易去又晚其再毒寫假信與主人調離去嶺內收租那狡僕遇喜與主母設計要奴家爲媳婦以遇喜爲子家財付與執掌奴家用以緩兵之計說以吳公子病未愈現在日夜伏伺湯藥俟病愈後行事誰知吳公子中秋夜所言之事遇喜已聽明白許時因奴如此推託與主母同謀將奴擄去內山砍柴即將吳公子拏送進城去領賞奴家時刻防之只在對山近處偵遇喜帶人背出吳公子奴家便知其故追趕至嶺上得救吳公子遇喜被奴處死背吳公子江邊搭船人衆之中不便實言乃假稱良人得病背去與醫生調治假借夫妻之名自此始也聞舟中談論旗山龍潭內有神鯽可活得此症卽背往龍潭邊結茅屋求神幸神憐賜鯽魚果應手而痊吳公子因聞奴家逢人卽稱爲良人又同床起例穢濁不避以爲是也妻子無疑矣吳公子旣愈奴要與之言別吳公子駭問遂告以假借避人之談論是非並非實情也公子不信再求賜夢判斷恰恰皆夢未可公子因恨於心又病奴憐之許再作幾時那吳公子愈後各分枕席那夜有人登床奴以盜拏之不住至吳公子處所求援不見始知卽吳公子也魏家起先要奴爲誼女聞吳公子病愈卽接奴與吳公子回門誼父母以婿速遭以婚娶日時不

利重新擇吉再拜堂合卺同在洞房吳公子又以假爲真奴家實告以報答代雪深仇之故公子之心始死也
愿回去江南奴囑雖假不再嫁速回另擇佳耦公子答誓不再娶次日遂行即聞主母因不知遇喜已死猶以
爲領去賞銀逃走另去討親氣出病自戕身死主人以奴被虎咬去公子前往別處調治並無人得知公子至
劍浦被冷家留住禦寇有妖精變化奴形容被公子得知打出原形奴後代父效木蘭戍守公子因收妖復至
令乘機滅王氏以報夙怨狀元因却色辭金欽賜狀元招爲駙馬與公主巧合奇逢又同林姻翁因諫無道昏
君同退回隱至朱連纂逆林姻翁設計討逆奴家又聞吳公子纔與同謀後計遂林姻翁父女退隱林泉矣公
子帶狀元去江南尋親奴家乃歸十四門橋公子同狀元尋親不遇却被吳將軍帶投倭國致罹橫禍奴家同
林姻翁公主入海聘香仙換出二囚盜紅綃游六女扶餘換腿而羈留公子好殺而頻戒誦出無數波瀾歷盡
許多兇險蒙天再造遂得重逢還鄉奴家與公子自始至今皆假非真不因情結於衷歌中現出誰能知之實
爲恩怨分明不妨夫妻假借毫不存拙直言之莫怪奴敢將三位困阨之事當面而言所謂箭在弦中不得不
發也祈各淵涵仁翰曰所言之事皆忠孝兼節那有怪之理原來是王指揮之令千金令祖父曾拜謁過誠不
負忠良之後天真活潑無一些脂粉之氣古今罕有之奇女子普天之下義俠大丈夫聞之無不拜下風也麗
容曰賢妹自己所爲之事不隱盡說出惟公主在寶皇宮起居寢食與狀元不離情事何從而知耶麻姑曰當
初聚會吳山與議討逆計與公主夜雨連床公主自言之還不信耶麗容即問麗雲有說否麗雲曰已說過事
無不可對人言果有是事又問魏家姊亦有說前情麼又答會滿隱並未聞之麗容笑曰乃天生一對也一個
真中假不假中真真中假者是鴛鴦作鴻雁行假中真者鸛鳴化爲鳳侶惟不知鸛鳴一會遇卽爲鸞鳳
耶或分而後合始變耶要知魏家妹勿隱亦說出知之同來品題麗雲未卽答麻姑曰公主怎便說出遲變早
變惟有奴家了頭氣還在邵說得出奈珍使曰王千金與林公主不但忠孝廉節全而仁義禮智信無有不備
矣公主之三入闕王宮忠也恭謹奉伺姻翁大人孝也不奔朱門而投漁舟廉也拒殺寶皇宮潔身節也放出

因皇叔仁也又有判張音染韻之案義也精知音律攀龍附鳳禮也放火焚北宮逃出智也折散不遠夫望重逢之期信也此乃公主之忠孝廉節仁義禮智信者也至王千金之遺踪救主忠也爲父賣身孝也不貪家財不爲嗣弟廉也既假非真終身不易節也歷諸番國頻救公子戒好殺仁也捨身救難義也先當教練使軍士敬畏禮也聘香女智也守魏家並不他適信也此乃王千金之忠孝廉節仁義禮智信也麻姑同鑒雲皆言不敢當此過譽珍又曰兩位皆相匹惟王千金之孝猶歉而不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吳王二族只千金兩人不以宗嗣爲重只以節義是尙可謂孝乎勿怪直言冲撞宜早反假爲真全美矣麻姑從容答曰只恐節義不尙何憂保贏無子耶珍聞此答無以爲說麗容代言曰爺爺聽他說真方賣假藥作甚全是甘露寺之故事何用我們作杞人之憂耶衆始闐然一笑而散席散男女各歸房舍麗容無一些像出閣之新娘樣式如故要樂談諸共議以猥猥獼姐爲男女從可知海道來往通問至吉期日靈虛迎親之彩仗早在梅江道頭信天翁帶幼蓼到蔡家行拜門禮隨送納采贊幣新婿拜見了岳父如懽兄並同誼妹仁翰等設宴款待擁送雙輿登舟從嫁粧奩早送舟內各洒淚分別船遂開去矣麻姑仍回十四門橋陪伴兩老盡拜誼之心彼時乃晉開運二年正值福州與南唐戰鬥之際兵馬盈城干戈塞路客商遊旅驚心遠避正是常言甯作太平犬古語不爲離亂人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一百九十三回 獨我異偷桃進金陵 李恆義唱戲辱使者

却說建州王延政稱帝因李恆義弑王繼昌又殺卓巖明占據福州遂以建州改曰閩國國號太德以兵部尙書楊思同平章事國小民貧思以善聚歛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菜果無不加倍徵收國人號爲楊剝皮南唐主李景遣將兵收延平王延政出降汀泉漳三州皆降延政至金陵李景封爲羽林大將軍楊思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時晉開運二年冬十月也南唐旣克建州等處國

勢愈強昔周末列國以齊桓晉文爲五霸今五代之列國惟南唐獨強各國皆朝貢之若無抗拒必求征伐李景於臘月生辰各國皆備貢物進貢上壽閩王李恆義聞報與文武相議曰前進玉美人化血反激其怒後進活美人半途被劫有名無實今各國皆進壽貢惟我不進不愈怒興兵來討耶諸文武答曰此番須進獻務要尋一奇異之物各國皆無者進之纔出色卽前之玉美人活美人乃他處揚州所產亦不以爲奇恆義然之卽遣幹人往外面尋訪價不在多寡只要異於衆者便好幹人各處訪遍並無一物適遇江湖作戲的招牌寫獨我異無能有六個大字幹人向問可能變出天下無之物否答曰不能變天下無之物怎敢稱獨我異幹人隨將他帶至朝房與堂官說此人能致奇異之物堂官卽令帶入親問之獨我異應如前堂官入宮奏之恆義出至殿外令諸大臣及堂官帶至獨我異先試看能變何異堂官卽令帶進獨我異年紀約有五十多歲跟一子名天鼠纔七八歲生得肥白精靈隨後一人挑兩個大竹籠同入恆義問曰聞汝能致天下無之物孤今不要汝龍肝松子亦不要須臾酒有刻花只要汝取鮮楊梅菜瓜二件來先看看再論時方嚴冬以天下皆無來難之矣獨我異稱能致卽於籠中取出大被單鋪張在地須臾手伸入被內捧出一大盤鮮湯梅有百餘粒又一盤乃菜瓜有二三十條衆皆說假獨我異卽將菜瓜顛斷數節自取食了一節湯梅亦先取食數粒隨送上與衆同嘗果真非假恆義亦嘗過謂衆曰既能致此二物可知天下之物皆能之此時假令其致大絳桃進獻上壽豈不獨異乎衆官答不及時令而有雖是凡果若有天上大蟠桃貢之始稱爲奇恆義隨問可能上天取之麼獨我異答曰只可暗偷不可明取衆又問如能偷下是成熟否獨我異指其子曰有無成熟須問小人兒子他常在天上穿遊知之衆笑曰怪道是名天鼠天上物必要天鼠去偷衆共問蟠桃樹在何處此時有否天鼠答曰樹在蟠桃天其高千丈桃大如斗現在成熟衆曰既熟更妙可去偷數粒下來自有重賞天鼠答曰難偷難偷不去不去把手搖而走衆問故天鼠回頭答曰去偷不怕別的一怕天狗二怕天妖遇着不穀一口獨我異拉住曰我兒不怕卽管放心一乃奉當今皇帝勅令二藉列位大人洪福自有百神扶助若去偷大的帶摘

小的先擲下來皇爺必不難爲汝天鼠哭曰我不去汝自去獨我異曰我怎的不敢去只是年老脚硬上天不靈便惟汝便捷不過一時辰便能成功今勿哭待我取雲梯送汝上天恆義等同慰之曰汝父說不怕偷得大桃一粒下來賞汝百金有粒有算還有另賞獨我異與子拭淚扎衣開籠取出一大網小繩頭望空一拋其繩如放風箏直扯上天竟將數十丈之繩盡放至尾扯住令天鼠上去天鼠帶淚勉強接繩尾脚一鳴如蜘蛛緣繩直上杳而不見恆義等望暗各稱奇下面早設大布幔承接墜落即有數黑子自霄漢颯下漸漸變大連接三粒帶葉大桃半紅半青葉如焦桃如斗異香噴人又落二十餘粒小桃同望許久不見人下來獨我異形甚驚恐曰怎麼人還不下來莫遇着妖麼正悵望間忽墜落兩片身屍下乃被刀自頃至脚所劈作兩半腸肚纏絆血糊獨我異接抱其尸大哭曰是我老變死之罪汝不去我硬勒汝去果無命回來此是被天狗拏住劈作半月丟下若遇天妖連尸俱無汝死爲國猶可我臨老失子終身倚靠何人獨我異撞足捶胸哭泣甚慘恆義等甚憫惻共慰之曰不必過哀汝子爲國亡身亦是難得自當厚恤有銀怕沒兒子送老耶恆義即賞白金六百兩衆大臣共出六百統共一千二百兩令將銀收去獨我異收銀入籠欲再收尸忽天上落下活天鼠衆訝問既被殺死怎麼又有一個活的下來天鼠連聲說造化造化奉天子命果有百神扶助不錯小子直上蟠桃天幸折下三大粒仙桃又別樹摘二十餘粒小桃又欲摘別樹仙花忽鑽出一妖精拴啖小子小子驚走那妖尾追適遇關公追至見妖將害人舉刀砍下將妖劈作兩尸即墜下隨問小子何來答以奉皇爺欽命取桃之情由告之關公曰大徵星有命可也關公遂自去小子仍緣雲梯下來見有妖尸墜此其先後摘下大小仙桃亦應收麼衆聞此說稱異同細看兩尸果非人樣獨我異轉悲爲喜欲開籠取銀送還恆義衆皆曰既賞了不必還將妖尸焚毀獨我異曰此乃天妖見火氣隨烟飛騰仍歸天漠惟埋土方滅其跡恆義即令以破蓆包掩埋於冶山又問此桃至金陵能否變色天鼠曰此果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成熟今折下俟三千年顏色始變至金陵不過十數日何愁色變耶於是大的留進金陵小的來分嘗天味餘交內監收進衆

嘗皆稱甘脆異常各留核入袖恆義要留父子同使者送桃到金陵獨我異不肯從命加賞銀四百兩先交二百待進了貢再交二百方肯留住即將天鼠扮作仙童恐唐主查問蟠桃出處可令人對折來情由又添數色貢品辦賀壽本章遣承差巴偕費進另修書一封同到金陵時將書並貢物先送與舊友闔門使張弓閱看託爲帶進朝堂不至如前進玉美人之悞事獨我異同子跟隨貢物起程不日到了金陵開箱看諸貢品其桃如故仍封作令送至闔門使衙前獨我異父子在外聽候喚入承差巴偕送書並貢物先人張弓折看了來書卽開看貢品諸物無異惟三粒大桃變爲紙做的張弓看了訝曰書中說仙桃如何以紙糊的來作真的巴偕細視果變爲紙駭甚自走出喚獨我異父子進看那父子二人無踪始知桃復原形父子逃去張弓問故巴偕將收桃之情節告之張弓笑曰此乃走江湖的戲法乃避眼之邪術那有真的汝主公亦是江湖中人怎麼不知被伊騙并信以爲真此回若不先送我進人又弄出不好看之事幸未進入惟花費些銀亦罷餘物亦不須進卽帶回去對汝主公說下次不必再進咱之主公以閩中道途險遠不敢征討衆臣請兵不聽現諸隣國皆送有壽貢一總不收咱有回書與汝主公看便知而放心汝去勿停卽帶餘物趕緊回去罷承差遂回那作把戲父子在閩中賺銀一千四百兩早已兌換黃金隨身至了地頭俟他進與闔門使看卽作法變出原形擎起脚飛逃亦算他有良心如有送與南唐王看變出假的又加上進玉美人之罪猶緊遞進之闔門使受罪承差回至福州繳回信並告明詳細恆義同衆怒而又幸甚恆義將回書與衆同看齊笑曰聰明人作朦朧事衆又疑曰既是假的先食之小桃豈是假物恆義尙存數粒令取出看非桃乃山東梨也又取留核亦皆梨心也又去治山魃妖尸看乃草簪的以渚血塗紅假作妖尸衆同笑曰如此避眼之異法亦算大本領被騙亦值同學了乖又知南唐不敢覬覦閩中之情由恆義自此心安不懼滿朝文武之才學不及逐鹿塢諸女之見識一枝等閒知閩王遣人偷桃進貢南唐皆笑曰衆文武大臣並不能諫阻天上那有什麼蟠桃漢之東方朔何曾有偷桃因漢武帝宴西王母於長生殿王母帶有桃進獻武帝食之留核存於袖中王母問留之何爲武帝答以

欲留爲種王母笑曰此乃天上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成熟人間怎能種得耶武帝信之卽棄其核王母言此時武帝旁立一人乃東方朔開口冷笑王母愕問何人武帝答乃東方朔王母駭曰東方朔卽是他此桃經被他偷過三次訪拏無踪原來躲在此耶武帝聞之駭甚始知東方朔非凡人蓋王母說九千年一熟乃誇其異無人識破忽見東方朔在旁冷笑恐其盤駁不待其開口忙將他高舉經之三偷計已二萬七千年之久非仙而何把他高舉諒必喜而不言果東方朔亦不言矣因此一傳至今皆以東方朔真有偷過仙桃滿朝諸臣被其騙弄豈不可笑耶此乃衆女譏笑朝臣不表且說李恆義得了張弓之信遂不懼有樞密使陳覺見南唐主請自往說之能令恆義來朝李景不許因大臣宋齊邱等同保薦陳覺有口才可遣李景以陳覺爲宣諭使擇日起程李恆義得此信息預唱一照戲文待陳覺至時演唱與觀令其自走陳覺抵福州卽延入殿飲宴觀劇恆義同諸文武陪之大淨上臺扮花面執拂道人口唱白云

金鈴一响動如龍 萬惡聞聲自順從 海角天涯遂意得 南方何在一鳴鐘

小道名覺塵乃金鈴（金鈴比金陵也）大仙之門徒也吾師父無別法術惟藉一金鈴搖動之上調風雷下令萬寶來奔聞南方有一鳴鐘（鳴鐘比閩中也）晨昏不擅自鳴乃諸寶中之至最師父思取之恐道途險遠不敢動作是小道向請自認去說該主守之達人長老能令將鳴鐘獻歸投師父應許不免去走一遭曲唱一牌下臺末扮作老僧手執拂二生旦扮作二行者同上臺念曰

金鈴恃橫藐乾坤 敢想鳴鐘一口吞 任汝蘇張重再出 教來有路去無門

老衲乃鳴鐘主守長老達人是也江南有金鈴道人藉其異術橫強探何方有寶將手中金鈴一搖寶自歸投惟此之鳴鐘不敢擅搖而取詎有一徒弟名覺塵敢在他師面前誇口能來說此鳴鐘歸投自獻探事來報今日到此堪笑這廝殊不知吾鳴鐘利害之處神仙罩之換作凡人凡人罩之變爲畜類這廝亦是凡人待他來時罩之令變爲犬頭掛金鈴名牌放引與那道人知之始不敢覬覦吾鳴鐘矣二徒同出山門等候這廝到時

進報二行者答應出候長老曲唱畢覺塵上臺見行者進報長老令帶人覓塵人見稽首旁立長老不爲禮問曰汝不在助金鈴之虐來此何事耶覺塵答曰家師欲發動金鈴大討鳴鐘乃小道以不教而殺謂之虐先來報知南方之寶有七經金鈴收獻其下唯此區區一鳴鐘有何能爲敢與抗拒今小道一爲天討二爲生靈三爲長老冒瀆而來唯望見機而行自古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早將鳴鐘歸獻俾免逆天心自罹災禍祈熟思之長老笑曰你以吾區區鳴鐘無能爲耶還不知將來猶能吞併金鈴矣今先請君入鐘一玩方知其妙處也長老把拂一刷臺前自放一紙鐘覺塵自投入鐘內卽潛下去換一粧犬的人之長老曲唱一牌令二行者翻起粧犬的跳出搖尾一匝長老指笑曰畜生畜生先前口能舌辯今何不再說耶卽令二行者取出一金鈴一木牌牌上寫金鈴說客覺塵等字掛於犬項長老又指之曰汝今好回去江南報知遠敢覬覦藐視吾鳴鐘不敢二行者驅犬下去長老揮拂唱曰

小小鳴鐘不可欺 濫土有刺不能知 且留狗命放歸去 換一容顏見主師

唱罷下臺再看下截陳覺便起位欲辭謝去鑼鼓便止蓋陳覺一至未開言卽被拖登席看戲看唱此戲明知辱己心如火燒卽欲辭去見內外排列武士刀鎗如林又不敢卽行告忍看至半齣不能再忍告辭而出恆義亦不送惟諸陪臣送出朝門上馬而去矣正是辱至難堪怎不走欺之太甚豈能休此去如何下回接說

第一百九十四回 都兵沒陣七軍攻郭 女軍衝鋒二僮解圍

再說陳覺被恆義唱戲譏辱如坐針氈含忍看了半截便辭出朝堂上馬而去見無數軍士披甲執戈城廂皆遍自覺胆寒不下大公館住止直出洪山橋下船至於建州思此番請去說之無功猶被凌辱敢有臉面至金陵請兵討之主公必不許莫若就在此擅動其兵以報此恨遂矯詔遣諸指揮使馮延魯將汀州兵錢錦將建州兵陳晏將撫州兵鄭淦將信州兵各五千討恆義恆義預備甲兵增築外城以待之時陳覺矯詔發四路兵

至卽以唐建策萬三石鐵英金型將兵各抵一路會兵於北門外吉頃地方兩軍對陣大戰（吉頃今名戰坂出芋之處卽當時戰場也）唐兵敗北死將及半那唐主李景聞報陳覺至福州恥其無功矯詔擅發汀建撫信四路兵大怒以陳覺專命欲調回誅之衆臣皆言兵旣出可不中止當發兵助之李景又遣王崇文魏岑將二路會兵攻之陳覺復整兵再會於吉頃地方兩有勝敗遂止而相拒恆義退回守城命都鹽使唐攀桂解送猪羊牛酒犒賞衆軍時建策爲大元帥攀龍攀鳳爲左右先鋒正在分賞忽報南唐又遣兩路兵至由下渡會攻已抵城矣建策大驚卽令回兵鐵英金型驅先鋒先馳建策押後誰知陳覺等早得密信知泉州兵將至預佈伏都兵一回伏兵四起追殺都兵前後難顧皆四散奔逃後之大元帥建策陷於陣中歿矣攀龍攀鳳二先鋒聞後隊失陷回馬來救被唐兵前後夾攻皆殺死攀桂聞前軍父凡皆歿拔劍飛馬回頭亦被刺落馬下鐵英回看後軍無至始知中計趕殺回頭與唐兵大戰殺死無數一面戰一面討攀桂見路旁一尸卽下馬認看果攀桂胸坎中鎗而死卽扶起雙手抱面對着大哭不防腰間被唐兵一鎗刺倒氣絕雙手猶緊抱不放金型亦殺入陣尋討見二尸相抱認是連環攀桂下馬要裏載歸又被一冷箭射中咽喉亦倒斃惟萬三石身傷數十處得以走脫奔回入城唐兵潮湧而至將城圍住日夕攻打時乃晉開運三年十二月南唐七路兵圍困福州恆義撥兵幾千將十數員回來兵不上百餘人將無一個只剩傷不死之烏精也唐家聞報四父子俱歿於陣一家號哭惟採蓮不哭曰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哭之作甚言訖入房投環而死曾氏夫人同長次二媳亦自縊而亡李肅姑聞其夫鐵英戰歿於陣亦自投於井以殉之恆義聞之喜曰國雖小到有許多忠烈男婦卽將孤拏去碎尸亦愿唐兵攻城甚急外城攻破恆義退守內城又將攻破恆義因聞其攻城破日入屠雞犬不留欲自縛出降諸臣阻之甯死不降唐可求救於吳越恆義又謂衆百姓曰今兵絕糧盡孤城怎保莫待攻破入屠孤自縛與你們獻出以免百姓屠戮可好麼衆民皆號泣答曰愿同死守並無異志恆義嘆曰孤雖失德尙得民心旣愿同死守孤尙有一妄二童當烹以餉也蓋恆義有三妾經江濤作鬼殺死二個今